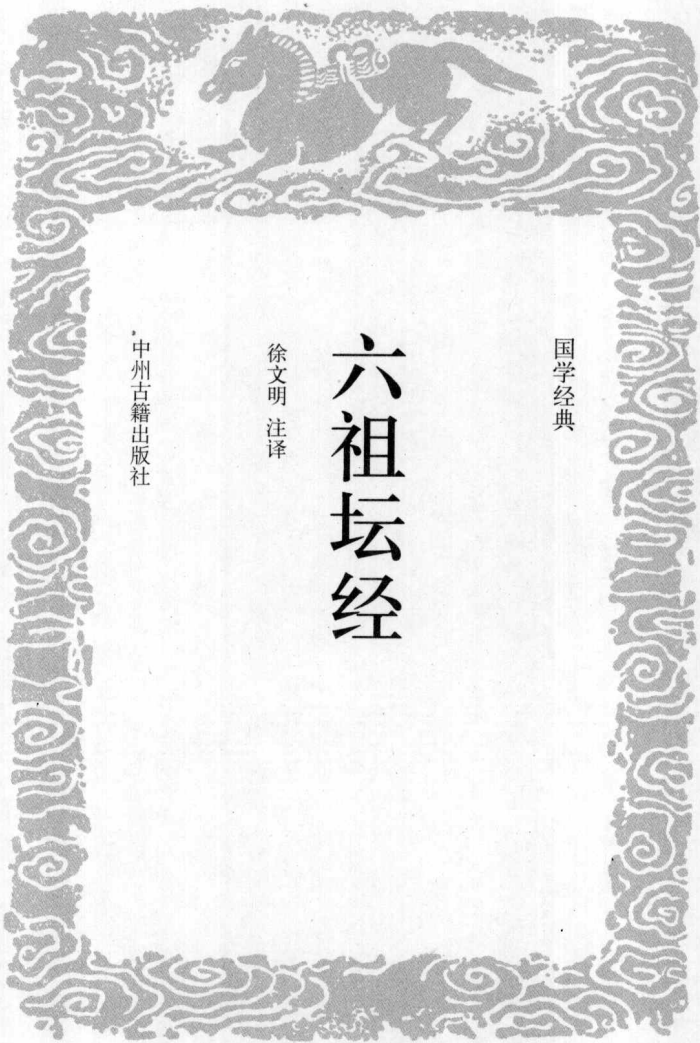




六祖坛经

国学经典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国学经典

六祖坛经

徐文明 注译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祖坛经/徐文明注译. -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8.1

(国学经典)

ISBN 978-7-5348-2843-0

I. 六… II. 徐… III. ①禅宗-佛经-中国-唐代
②六祖坛经-注释③六祖坛经-译文 IV. B9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1328 号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8

字数:94 千字

印数:1—5 000 册

版次:2008 年 1 月第 2 版 印次: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六祖坛经

目 录

前言	5
悟法传衣第一	9
释功德净土第二	38
定慧一体第三	45
教授坐禅第四	50
传香忏悔第五	52
参请机缘第六	62
南顿北渐第七	85
唐朝征诏第八	95
法门对示第九	99
付嘱流通第十	104
附录	117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略序	法海 117
附录	令韬 119
《宋高僧传·慧能传》	120
后记	123
再版后记	125



前言

六祖惠能是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作为一个年轻的白衣居士，他却被五祖弘忍破例授予衣钵，成为中国禅宗第六代祖师；作为一个出身贫苦、无力上学的白丁，他却创造出了一个融合了中印文化优点的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上最具创造力的大师；他打破了当时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和迷信，树立了中国人的自信和中国佛教的权威，将其著作破例称为“经”，从而获得与佛同等的地位，成为中国佛教著作中的“惟一”；他不受生死的约束，不管徒众久住世间的请求，毅然示现涅槃，却又令真身常存至今，成为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六祖身上凝结了人性的粹美，展现了人格的魅力，他不仅是中国佛教的代表，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其思想已经影响了中国和周边地区一千多年，必然还会不断地流传下去，产生更加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对于六祖的评价，早已形成共识，不须笔者再多说了。然而需要补充的是，六祖惠能还是一个出色的民间诗人和口头文学家，达到了出口成章、“文质彬彬”的程度，不知这是由于天性使然，还是南方“獭獠”爱好歌咏的风气的熏陶，亦或佛教大智慧的体现，无论如何，这同样是令人称奇的。在《坛经》中，六祖不仅留下了十几首偈颂，还在其说法过程中暗含了不少随口道出的篇什、韵文，文质相

应，言简理当，虽然不讲究语言的华丽，却都是易记易诵、朗朗上口的好诗。

六祖研究一向是禅宗研究的热点，近来更有上升之势，而普及六祖思想，宣传六祖事迹，也同样受到了学术界和佛教界的重视。《坛经》是六祖留下的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料，作为一个平民思想家，六祖当时说法基本上用的是口语或者说是白话，虽然个别文字可能经过其弟子的整理加工，但基本上保持了其平实而又灵活的原貌，只是由于历史的变迁，原来的白话和通俗讲说今人理解起来也有了障碍和困难，因而需要加以解说，白话翻译也同样是必要的。

《坛经》白话译本至今已经有了好几种，但多数译本都是以宗宝本为主，这次译注以曹溪原本为本，其内容与宗宝本大同小异，但还是有自己的特色和价值的，这也算是再译的必要性的一个依据吧。这次注释务求简明，原则上对于一些大众熟知的佛教术语和经文中本身已作解释的问题不再注出，因为其目的只是帮助初学者理解经义。在注释中主要参考了台湾东方佛学院第二届学员所编著的《六祖坛经注释》和魏道儒先生的《白话坛经》（三秦出版社，1992年9月版），大部分注释并无新意，只是个别地方有独特的理解，细心的读者可以自己对照。

本书的翻译同样强调简明，在笔者看来，大部分文字都用不着翻译，因为原文已经非常明白，而且已经是白话了，不客气地说，再译成白话可能只是增加废话而已，但为了照顾能够原谅译者的废话的读者，我也只好全文译下来。

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书面对的读者对象为初学佛教者，因而对原文没有专门再作校勘，对于原文中的个别文字错误直接作了修改，不再单独解释，希望读者谅解。

佛性本源，人人具足，此一部经，每人心中本来就有，不由外铄，因而万法不离自性，识得自心本性，何须翻书？读者识得自心中

经，明了自性是佛，才是根本。如果不能自了，可略看《坛经》原文，经文分明，依此自可超凡入圣。如果于原文有所不明，可再看注释。万不得已，实在弄不明白时可以看一下译文。译文本身没有太大的价值，最多只能帮助读者理解表面上的文义，至于六祖开示的第一义谛、根本大法，也只有靠各人自己的悟性和修行功夫了。

悟法传衣第一

时大师至宝林^①。韶州^②韦刺史名璩^③，与官僚入山。请师于大梵寺^④讲堂为众开缘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师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余人，儒宗学士三十余人，僧尼道俗^⑤一千余人，同时作礼，愿闻法要。大师告曰：“善知识^⑥，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大师良久，复告众曰：“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识，且听惠能行由得法事意：

“能严父，本贯范阳^⑦，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⑧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遗^⑨，移来南海^⑩，艰辛贫乏，于市卖柴。时有一客买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能得钱，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能一闻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客云：‘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⑪来。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⑫，门人一千有余。我到彼中礼拜，听受此经。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能闻说，宿昔有缘，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能，令充老母衣粮，教便往黄梅，礼拜五祖。能安置母毕，即便辞亲，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

“五祖问能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能对曰：‘弟子是

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獼猴^⑭，若为堪作佛？’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獼猴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祖更欲与语，且见徒众总在左右，乃令随众作务^⑮。予曰：‘惠能启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⑯。未审和尚教作何务？’祖云：‘这獼猴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厂^⑰去。’

“能退至后院，有一行者^⑱，差能破柴踏碓，经八余月。祖一日见能曰：‘吾思汝之见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知之否？’能曰：‘弟子亦知师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

“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⑲，亦得见之。’

“众得处分^⑳，退而递相谓曰：‘我等众人，不须澄心用意作偈，将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㉑，必是他得。我辈漫作偈颂，枉用心力。’诸人闻语，总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后依止秀师，何烦作偈。神秀思惟：‘诸人不呈偈者，为我与他为教授师，我须作偈，将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觅祖即恶，却同凡心夺其圣位奚别？若不呈偈，终不得法，大难大难。’

“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间，拟请供奉^㉒卢珍，画《楞伽经》变相^㉓及五祖血脉图^㉔，流传供养。神秀作偈成已，数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体汗流，拟呈不得。前后经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书著，从他和尚看见。

忽若道好，即出礼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数年，受人礼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执灯书偈于南廊壁间，呈心所见。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秀书偈了，便却归房，人总不知。秀复思惟：‘五祖明日见偈欢喜，即我与法有缘。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业障重，不合得法。圣意难测。’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

“祖已知神秀入门未得，不见自性。天明，祖唤卢供奉来，向南廊壁间，绘画图相。忽见其偈，报言：‘供奉，却不用画，劳尔远来。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留此偈，与人诵持。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门人炷香礼敬，尽诵此偈，即得见性。门人诵偈，皆叹善哉。

“祖三更唤秀入堂，问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实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两日思惟，更作一偈，将来吾看。汝偈若入得门，付汝衣法。’

“神秀作礼而出。又经数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犹如梦中，行坐不乐。

“复两日，有一童子于碓房过，唱诵其偈。能一闻，便知此偈未见本性。虽未蒙教授，早识大意。遂问童子曰：‘诵者何偈？’童子言：‘尔这獼猴不知，大师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传

付衣法，令门人作偈来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为第六祖。神秀上座于南廊壁上书无相偈，大师令人皆诵此偈，依此偈修，免堕恶道。’能曰：‘我亦要诵此，结来生缘，同生佛地。上人^②，我此踏碓八个余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礼拜。’

“童子引至偈前作礼。能曰：‘能不识字，请上人为读。’时有江州别驾^③，姓张名日用，便高声读。能闻已，因自言亦有一偈，望别驾为书。别驾言：‘獠獠，汝亦作偈，其事希有。’能启别驾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④。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别驾言：‘汝但诵偈，吾为汝书。汝若得法，先须度吾。勿忘此言。’

“能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书此偈已，徒众总惊，无不嗟讶。各相谓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⑤！’祖见众人惊怪，恐人损害，遂将鞋擦了偈云：‘亦未见性。’众人疑息。

“次日，祖潜至碓坊，见能腰石舂米。语曰：‘求道之人，为法忘躯，当如是乎！’即问曰：‘米熟也未？’能曰：‘米熟久矣，犹欠筛在。’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启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静，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祖知悟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⑥、佛。三更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云：‘汝为第六代祖，善自护念，广度有情，流布将来，无令断绝。听吾偈曰：

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

无情既无种，无性亦无生。’

“祖复曰：‘昔达磨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能曰：‘向甚处去？’祖云：‘逢怀则止，遇会则藏^⑧。’惠能三更领得衣钵，云：‘能本是南中人，久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须忧，吾自送汝。’

“祖相送，直至九江。驿边有一只船子。祖令惠能上船，五祖把舻自摇。惠能言：‘请和尚坐，弟子合摇舻。’五祖云：‘合是吾渡汝。’能云：‘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惠能生在边方，语音不正，蒙师付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后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⑨。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说，佛法难起。’

“能辞违祖已，发足南行。两月中间，至大庾岭^⑩。五祖归，数日不上堂。众疑，请问曰：‘和尚少病少恼否？’曰：‘病即无，衣法已南矣。’问：‘谁人传授？’曰：‘能者得之。’众乃知焉^⑪。逐后数百人来，欲夺衣钵。一僧俗姓陈，名惠明，先是四品将军，性行粗糙，极意参寻^⑫。为众人先，趁及于能。能掷下衣钵于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争耶？’能隐于草莽中，惠明至，提掇^⑬不动。乃唤云：‘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衣来。’能遂出，坐盘石上。惠明作礼，云：‘望行者为我说法。’能云：‘汝既为法而来，可屏息诸缘，勿生一念。吾为汝说。’良久，谓明曰：‘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⑭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复问云：‘上来密语密意外，还更

有密意否?’能云:‘与汝说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边。’明曰:‘惠明虽在黄梅,实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师也。’能曰:‘汝若如是,吾与汝同师黄梅。善自护持。’明又问:‘惠明今后向甚处去?’能曰:‘逢袁则止,遇蒙则居^⑤。’明礼辞。明回至岭下,谓趁众曰:‘向陟崔嵬,竟无踪迹。当别道寻之。’趁众咸以为然^⑥。(惠明后改道明,避师上字。)

“能后至曹溪^⑦,又被恶人寻逐。乃于四会避难猎人队中,凡经一十五载。时与猎人随宜说法。猎人常令守网。每见生命,尽放之。每至饭时,以菜寄煮肉锅。或问,则对曰:‘但吃肉边菜。’一日思惟,时当弘法,不可终遁。遂出至广州法性寺^⑧。值印宗法师^⑨讲《涅槃经》。时有风吹幡动,一僧云:‘风动。’一僧云:‘幡动。’议论不已。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⑩心动。’一众骇然。印宗延至上席,征诘奥义。见能言简理当,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闻黄梅衣法南来,莫是行者否?’能曰:‘不敢。’宗于是执弟子礼,告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宗复问曰:‘黄梅付嘱,如何指授?’能曰:‘指授即无,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宗曰:‘何不论禅定解脱?’谓曰:‘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问:‘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能曰:‘法师讲《涅槃经》,经明见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涅槃经》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犯四重禁^⑪,作五逆罪^⑫,及一阐提^⑬等,当断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印宗闻说,欢喜合掌言:‘某甲^⑭讲经,犹如瓦砾。仁